

# 朱元璋

李林楠 著

## 的正面与侧面

侍卫亲军眼中的洪武大帝与明初史事



>> 从江淮到漠北，重走成就明帝国霸业的征途；  
置身军帐和宫廷，亲临朱元璋回筹转策的每一个瞬间；  
跟随开国的大臣和将领，触摸一个更真实的洪武大帝。 <<

台海出版社

# 朱元璋

李林楠 著

## 的正面与侧面

侍卫亲军眼中的洪武大帝与明初史事

台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元璋的正面与侧面：侍卫亲军眼中的洪武大帝与  
明初史事 / 李林楠著. --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168-1586-1

I. ①朱… II. ①李… III. ①朱元璋 (1328-1398)  
- 生平事迹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3660 号

# 朱元璋的正面与侧面：侍卫亲军眼中的洪武大帝与明初史事

著 者：李林楠

责任编辑：阴 鹏  
视觉设计：周 杰

策划制作：指文文化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 - 64041652 (发行，邮购)

传 真：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mailto: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295 千

印 张：18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5168-1586-1

定 价：5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引言：《纪事录》折射的时代 / 1

## 第一章 起于定远 / 5

濠州朱镇抚 / 6

南略定远 / 10

横山归附 / 12

意外的机遇：六合之围 / 15

和州之战与巢湖水军 / 17

郭子兴去世与龙凤政权 / 20

## 第二章 立业江淮 / 24

开府太平：“权归于上矣” / 25

陈也先的阴谋 / 27

集庆之战：江南等处行中书省 / 29

常州拉锯：与张士诚恩怨的开端 / 34

五部都先锋：初立军制 / 36

宁国、长兴之役：太湖争雄 / 38

## 第三章 两线作战 / 42

与张士诚的冲突升级 / 43

亲征浙东 / 45

安庆与陈友谅 / 49

东西两线 / 52

意义非常的龙江—龙湾之战 / 54

吴国公：亲征江州 / 58

#### **第四章 称王立业 / 63**

- 频繁的叛乱 / 64
- 不寻常的邵荣案 / 68
- 被包围的洪都 / 71
- 决定性一战：鄱阳湖决战 / 75
- 大举西进：吴王的基业 / 80

#### **第五章 两个吴王 / 85**

- 底定湖广 / 86
- 西吴与东吴 / 87
- 朱文正案：“心里闷，说不得许多” / 91
- 剪除两翼 / 95
- 苏州围城战 / 98
- 平定江淮 / 102

#### **第六章 大明开国 / 107**

- 吴元年 / 108
- 金陵称帝：虚惊一场的登极大典 / 111
- 方国珍与陈友定 / 114
- 北伐前夕 / 120
- 山东与河南 / 124
- 攻取大都 / 128

#### **第七章 北征西讨 / 133**

- 制礼作乐 / 134
- 北追元军，直下山西 / 138
- 西进陕西：血腥的庆阳之役 / 144
- 开疆拓土 / 152
- 经略西北 / 159
- 大封功臣 / 163

## 第八章 北伐受挫 / 170

平定四川 / 171

灾难性的三路北伐 / 178

东路战事：临危不惧的李文忠 / 181

虽胜犹败的西路军 / 183

震荡与调整 / 187

## 第九章 全面调整 / 194

进退之间 / 195

西北叛乱与固守洮岷 / 202

罢中书省：胡惟庸案 / 210

开哈梅里之路与平定云南 / 220

西北之兵定东北之地 / 230

## 第十章 洪武暮光 / 240

独倚蓝玉：最后的北征 / 241

凉国公的功业：西征 / 245

再度清洗：蓝玉案 / 251

最后的功臣：傅友德、冯胜 / 259

落幕 / 263

尾声：轶事折射出的朱元璋时代 / 271

参考文献 / 277

引言

《纪事录》  
折射的时代

明太祖朱元璋的崛起之路与明朝洪武年间的历史，向来是明史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相关著作也已经有太多了。不过细细看来，其中仍旧存在一些盲点，比如一些史料尚未得到充分运用。《纪事录》正是这样一部史料，以之为棱镜对朱元璋及明初史事进行折射，会有一些特别的收获。

《纪事录》全名为《皇明纪事录》，俞本撰。此书如今能够呈现在世人面前，过程其实颇为曲折。《纪事录》最早为人所知，主要是靠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和潘耒。钱谦益在其著作《国初群雄事略》《开国功臣事略》和《太祖实录辨证》中多有

引用。《开国功臣事略》虽然失传，另两部著作却流传了下来。潘耒在《国史考异》中也引用了《纪事录》。两人均利用《纪事录》对《明太祖实录》中的曲笔、隐讳、歪曲进行纠正，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资料。然而到了清朝，钱谦益与潘耒的书成为禁书，加之绛云楼大火焚毁了钱谦益的大量藏书，世间遂认为《纪事录》已经失传。

至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约翰·达迪斯（John Dardess，主要研究东亚历史，《剑桥中国明代史》作者之一）首次推介了收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中一部名为《明兴野记》的书，认为其地位非常重要。此后，美国学者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Dreyer）又对这本已经被鉴定为《纪事录》的《明兴野记》进行了详细考察。最后在20世纪90年代，美籍华人学者陈学霖（Chan Hok-lam）<sup>①</sup>对《明兴野记》全书进行了研究校对，并对作者俞本的生平进行了初步考证，最后将《明兴野记》全文校对本收录于其著作《史林漫识》的附录中，首次将其全文推介给公众。在二十一



▲朱元璋全身像

<sup>①</sup> 陈学霖，原籍广东新会，1938年生于香港，2011年6月1日逝世于西雅图家中。香港大学文学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宋金元明史。历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明代名人传》编纂处研究员，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史系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研究院及历史系教授。



世纪初，北大教授李新峰通过运用元末明初大量史料对《纪事录》进行笺证，完成了里程碑式的著作《纪事录笺证》，使得后人充分运用这部史料成为可能。

《纪事录》的作者俞本，高邮人，生于公元1334年左右，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加入红巾军，效力于朱元璋麾下，曾经作为朱元璋三百六十人警卫部队的一员，被朱元璋称为“曾跟朕小厮<sup>①</sup>”。明朝建立后，俞本得到明军将领韦正的赏识，跟随韦正征战并长期戍守西北，晚年著成《纪事录》两卷，主要记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且由于他一开始就没有刊刻的打算，因此无所顾忌，反而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

现存《纪事录》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记述明朝建立前俞本的亲身经历，下卷主要记述明朝建立后的经历与见闻，上卷较下卷更为详细。有观点认为，《纪事录》上卷较下卷价值更高，因为上卷是所谓“原始史料”，下卷则包含了很多官方宣传与传闻，因此价值不如上卷。其实不然，下卷固然包含很多官方宣传与民间传闻，但这正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朝廷政策的认识。同时，下卷中俞本更直接记载了自己在戍守西北时期，对明朝经略西北各种政策的大量见闻与评价，很多记载价值甚高，丝毫不亚于上卷中的“原始史料”。

不过，有得必有失，由于一直深处濠州红巾军及此后明军的基层，因此俞本的见闻注定是有限的。《纪事录》主要详于军事方面，对于朱元璋集团及明朝中央政府的各种人事任命、政策调整则涉及较少。举例来说，俞本保存下的宝贵资料包括：朱元璋集团早期发展阶段，长期被隐没的二号人物邵荣的大量军功，还有韦正对陕西、宁夏、甘肃地区的大力经略，以及自己与开国功臣邓愈的私下谈话等；但对于在朱元璋崛起并最终夺取天下、统一全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刘基却几乎毫无涉及，仅在朱元璋大封功臣的名单中提到了一次“诚意伯刘伯温<sup>②</sup>”。由此可见俞本著述的详略情况。

正是因为俞本的无所顾忌，《纪事录》才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与官方宣传大相径庭的严酷、暴虐、视人命如草芥的时代，一个和明朝官方塑造的“圣主”形象不同的冷酷、狡诈而又雄才大略的朱元璋。

① 李新峰：《纪事录笺证》下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389页。

② 李新峰：《纪事录笺证》下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354页。

也正是因为俞本的无所顾忌，他也将很强的个人感情代入到了书中，对于他反感的冯胜、郭子兴等明军将领，他不惜颠倒黑白，对他们大肆诋毁；对于自己的“恩主”韦正、傅友德，他又不吝溢美之词，甚至为他们虚构功绩，这些问题无疑都会影响到《纪事录》的可靠性。

另一方面，由于俞本晚年完全依靠个人记忆著史，因此其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往往颠倒错乱，给人们运用这部史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幸而李新峰在《纪事录笺证》中，对每一条记载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为我们利用这部史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当然，正因为上面提到的《纪事录》的局限性，因此想要通过侍卫亲军的视角呈现朱元璋与明初史事，仅仅依靠《纪事录》也是不行的。为此，笔者也参考了包括《明太祖实录》在内的官方史料乃至元末明初的各种文集，他们的作者很多也是朱元璋的部下、臣子或者过从甚密。将它们与《纪事录》集合起来，能够得到更为宽广的视角。

本书以《纪事录》为棱镜，结合经过筛选的其他元末明初可靠史料，力图折射出一个虽然不够全面，但却很独特的朱元璋肖像。

第一章

起于定远

## 濠州朱镇抚

《纪事录》开篇始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被俞本列于元末第一位的红巾军领袖是当年八月起兵的萧县李二、彭早住和赵均用三人。他们攻陷徐州，形成了徐州红巾军系统，并在之后与朱元璋所在的濠州红巾军系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交集。不过俞本将徐州红巾军这既非最早也非最大的一支红巾军列于最先，并不是基于这支红巾军与朱元璋关系密切这点出发的——仅仅是因为徐州离俞本家乡高邮近，俞本对这支红巾军颇为熟悉罢了。

实际上，在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前后，因为元顺帝的一系列政策失当，各地已经出现了起义军四起的局面。比如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起于颍州，自称弥勒佛降生与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sup>1</sup>”，西攻汝宁府、息州、光州等地。后来韩山童虽然被捕殉难，刘福通则继续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即著名的“小明王”。这支红巾军后来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建都于亳州，以宋为国号，年号“龙凤”，建立了著名的元末“龙凤政权”。朱元璋后来曾长期效力于此政权。

与萧县李二几乎同时，也是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蕲州罗田县人徐寿辉与黄州麻城人郝普胜等也“举兵为乱<sup>1</sup>”。徐寿辉在十月就以蕲水为都建国，国号天完，自称皇帝，建立了元末“天完政权”。天完政权一直与龙凤政权为敌，后来更遭到了陈友谅的篡夺，并在相当时期内成为朱元璋的劲敌。

这两支红巾军在此后不久就将与朱元璋发生交集，因此在这里先简单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基本情况。至于其他一些地方势力，后续有涉及时会再作介绍，此处就不赘言了。

朱元璋，字国瑞，根据朱元璋御制《朱氏世德碑记》，原名重八，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1328年10月21日）生于濠州钟离之东乡（今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寺村）。父亲名叫朱五四，母亲姓陈，家中“世为农业<sup>2</sup>”。朱元璋长至十七岁时，遇上大饥荒，父母及长兄相继去世，只有次兄尚存，因而“家计日窘<sup>2</sup>”。朱元璋与兄长商量后，同意于皇觉寺出家。入寺才五十日，“寺主”就“以食不给，散遣其徒游四方<sup>3</sup>”，朱元璋不可能再在寺里待下去，于是便在这段时间“西游庐、六、光、固、汝、颍诸州<sup>4</sup>”，历时三载才再度回到皇觉寺。《皇明本纪》称朱元璋正是此后才“始知立志勤学”。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正是此次西游诸州，使朱元

6 朱元璋的正面与侧面：侍卫亲军眼中的洪武大帝与明初史事



▲明祖陵，其中包括朱元璋高祖、曾祖的衣冠冢和祖父的实葬墓

▼明皇陵，其中埋葬有朱元璋的父母和兄嫂



璋对元末的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因此，当四年后“天下兵乱”时，朱元璋加入濠州红巾军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年后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二月，一支军队经过了皇觉寺，寺庙遭到焚毁，僧徒四散，朱元璋也为了躲避乱兵而逃出了寺庙。当天晚上，朱元璋回到寺庙，面对满目残垣断壁，他决定通过占卜寻找出路。关于这次占卜的结果，《明太祖实录》与《皇明本纪》保持了高度一致，即结果显示只有参加红巾军起兵才是出路。然而结果如此，朱元璋却没有立即出发，这其中或许有谨慎，或许还有不知如何进见的担忧，因此他仍旧留在了寺庙中。不过没过多久，一次偶然的事件，促使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在这次占卜后“未旬日”，朱元璋儿时的一位朋友汤和从濠州红巾军中寄来一封信。在信中，汤和劝朱元璋加入他们，朱元璋看过信后就立即将之烧毁了。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朱元璋很快就得知这封信的事情已经泄露，他面临被元廷抓捕的局面，已经失去了最后的退路。因此，朱元璋走出了人生中至为关键的一步，出发投奔汤和所在的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

朱元璋要投奔的这位郭子兴，至正十二年（1352年）二月与孙德崖等起兵于定远县，很快攻占濠州城并以此为据点。朱元璋于当年闰三月抵达了濠州城，希望投奔郭子兴麾下。没想到的是，他还没见到郭子兴差点就被杀掉了。关于这次遇险，朱元璋后来在追述自己早期生涯的《纪梦》中有一段颇为直白的回忆：

以壬辰闰三月初一日至城门，守者不由分诉，执而欲斩之，良久得释，被收为步卒。<sup>5</sup>

关于朱元璋的这段经历，《明太祖实录》与《皇明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在这两部史料中，都将朱元璋最后能够获救，归因于当时濠州红巾军的“首雄”郭子兴的救助。这却不如朱元璋自己的回忆可信了，毕竟当时朱元璋还不名一文，且其抵达濠州的闰三月正值元军当年第一次包围濠州的紧张时刻；很难想象当时的郭子兴还有闲心来过问朱元璋这样一个无名之辈。不过当时濠州的紧张局势，却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朱元璋的到来会遭到守军的怀疑，甚至被当作间谍。

此外，倘若要追究郭子兴亲自解救朱元璋这一情节的起源，还得说到朱元璋本身，因为正是他自己在为郭子兴所作的《滁阳王庙碑》中称，“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王亲驰活之”。这一说法与朱元璋在另一篇文章《纪梦》中并未明言何人所救无疑是矛盾的。究竟哪一份史料更为可靠呢？这就要从这两篇文章的性质入手了。

《滁阳王庙碑》无疑是一份具有宣传性质的文件，朱元璋有必要在其中强调自己一开始就很受郭子兴的重视与青睐。因此，《纪梦》这一收录于朱元璋个人文集《明太祖御制文集》中的回忆文章，无疑更为可靠；钱谦益虽然在《太祖实录辨证》中提出了《滁阳王庙碑》的问题，但他在《国初群雄事略》中也没有采纳郭子兴亲自解救朱元璋的说法。

无论朱元璋是如何脱险的，他最终还是得到了濠州红巾军的信任，并加入了这支队伍，投入了郭子兴的麾下。这也成为朱元璋一生事业的起点。

关于朱元璋在郭子兴麾下最初的情况，各方记载颇有些错乱。朱元璋本人回忆“入伍几两月余，为亲兵，终岁如之<sup>5</sup>”，即作为步卒两月有余后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被任命为郭子兴的亲兵。《皇明本纪》记载“几日，拔长九夫”，但钱谦益在《国初群雄事略》中引用《皇明本纪》中此段记载则变为“几月，拔长九夫”。至于《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就显得太过概括，为“寻命长九夫”，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长度。对照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关键的分歧在于朱元璋被任命为九夫之长的时间，而朱元璋回忆中的“亲兵”应即这个九夫之长。

那么，朱元璋从入伍为步卒到升为亲兵、九夫之长究竟经过了多长时间呢？我们还是能够从朱元璋抵达濠州时险遭不测的记载中看出结论。当时，朱元璋不仅不名一文，还遭到守军怀疑，且濠州还处于元军包围之中。因此朱元璋不可能在入伍仅几天后就得到如此提拔，还当以朱元璋回忆的“两月余”更为准确。

朱元璋入伍的时候，正值濠州危急。元廷为了应对濠州红巾军，在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以彻里不花率骑兵三千，会同原濠州守军包围了濠州城。俞本忠实记录了此次围城，但将这次围城的主将错记为当年第二次围城的元军主将贾鲁。关于第一次围城，因系加入红巾军后的初战，因此朱元璋在《纪梦》中也留下了颇为详细的回忆。

此次围城，彻里不花虽然声称攻城，但始终逡巡不进，反而四出杀掠平民，导致附近百姓“呼亲唤旧<sup>5</sup>”，进入濠州帮助红巾军共同守城，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当时濠州的防御。至九月，围城已经不可能继续下去了，加之元廷此时正在集中兵力进攻徐州，因此围攻濠州的元军解围而去，濠州红巾军度过了第一次危机。朱元璋正是在此次围城期间被郭子兴提拔为“九夫”之长的。此后他越来越得到郭子兴的信任。很快，为了笼络朱元璋，郭子兴又将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收为家人，亲待同子弟<sup>2</sup>”。

在濠州渡过危机后的九月，朱元璋受命出淮北，攻打怀远及安丰。然而濠州的形势很快又发生逆转。十月，元军在脱脱、月阔察儿等的率领下击败了徐州红巾军，徐州红巾军残部逃入濠州，元军很快就在贾鲁的统帅下第二次包围了濠州，这次围城一直持续到了次年五月。这次围城，濠州红巾军虽然接收了徐州红巾军残部，增强了守城力量，但贾鲁也是势在必得。他在军中誓师时说“吾奉旨统八卫汉军，顿兵于濠七日矣。尔诸将同心协力，必以今日巳、午时取城池，然后食<sup>1)</sup>”。贾鲁挟此前随脱脱平定徐州之余威围攻濠州，但至次年五月却卒于军中，围城元军因此溃乱，被反攻的红巾军击溃。

至正十三年(1353年)十月，即濠州红巾军击败贾鲁后五个月，朱元璋返回乡里，募兵七百余人而还，因此被升为镇抚。元朝制度，诸路万户府下设镇抚司，镇抚的品级与副千户相当。红巾军中的镇抚虽来源于元朝制度，但又有所不同，是由千户进为镇抚，因此镇抚地位高于千户。然而红巾军并无严格的官制，镇抚地位虽然高于千户，但在红巾军中元帅、万户比比皆是，朱元璋升为镇抚，实际也算不得多大的升迁。朱元璋被任命为镇抚，虽然表明其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这小小的升迁却也只是昙花一现。由于此后濠州爆发的激烈内讧，朱元璋招募的七百余人很快化为乌有，而他则不得不带着仅有的二十四名绝对亲信，势单力薄地南略定远，开始了相对独立的发展。

## 南略定远

濠州红巾军内讧是由徐州红巾军残部涌入濠州导致的。此前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徐州红巾军彭早住、赵均用为元军击败，不得不率残部逃入濠州。他们的加入激化了本就不和的濠州红巾军郭子兴与孙德崖等四人之间的矛盾。后来，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均用称永义王，但实权在彭早住手里，郭子兴也“奉鲁淮而轻赵<sup>2)</sup>”。因此，孙德崖等四人很自然就谋求到了赵均用的支持，“于市衢擒王（指滁阳王郭子兴）<sup>2)</sup>”，引发了濠州红巾军的第一次严重内讧。

郭子兴被孙德崖绑架的时候，朱元璋正出淮北攻打怀远、安丰；听说郭子兴被绑架，他立即返回濠州，直奔郭子兴家而去。然而朱元璋此次归来，实乃险象环生，不仅朋友告诉他“尔主被擒，亦欲擒汝，且勿归<sup>2)</sup>”，甚至当朱元璋到达郭子兴家里后，





▲郭子兴

郭子兴家人对朱元璋也持怀疑态度，不愿意告诉他究竟是谁绑架了郭子兴。郭子兴家人的态度其实很好理解，毕竟在此关键时刻，朱元璋很有可能趁机夺权；但朱元璋深知，自己此时的资历还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救出郭子兴，自己才有前途。因此他表示“我家人也，释疑。从我谋，请知舍人（指郭子兴）所在<sup>2</sup>”，这才终于得知是孙德崖绑架了郭子兴。既然知道了主谋，对策也就很快定下来。朱元璋深知，孙德崖之所以敢铤而走险，靠的是赵均用的支持，而郭子兴与彭早住关系相厚，因此“欲脱此难，彭必可求<sup>2</sup>”。果然，彭早住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他与朱元璋集结兵马杀入孙德崖家中，救出了已经遍体

鳞伤的郭子兴。

此次内讧使得濠州红巾军产生了难以弥补的分裂。朱元璋虽然因此得到了郭子兴更深的信任，但无论是郭子兴还是朱元璋都意识到，他们很难再在濠州安全地待下去了。虽然在紧跟而来的元将贾鲁的围城中，大家不得不团结起来对付元军，但在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元军溃散后，双方间的裂痕很快再度显露出来。

关于此后发生的事，朱元璋在《纪梦》中回忆：

明年春，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收残民数百献之于上官，授我为镇抚。当年冬，彭、赵僭称，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识彼非道，弃数百人内，率二十四名锐者南游定远。<sup>5</sup>

朱元璋这段回忆其实隐藏了颇多信息，我们再通过对比《皇明本纪》和《明太祖实录》中对这期间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其中端倪。朱元璋在元军溃散后返回乡里募兵得数百人（七百人），关于这一点并无分歧。不过此后朱元璋为何放弃了这七百人，《皇明本纪》记载“时彭、赵二雄以力御众，部下多凌辱人，上以其非道，恐七百人有所累，弃而不统，让他人统之，惟拔大将军徐达等二十人有奇，帅而南略定远”；《明太祖实录》则记载“是时，彭、赵二人取下无道，所部多暴横，上观其所为恐祸及己，乃以七百人属他将而独与徐达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远”。

可这七百人既然是朱元璋招募来的，那么朱元璋理应对这七百人有较强的掌控力，就算将这七百人献给了郭子兴，也不应该带不走。且既然要脱离濠州本部南略定远，带更多人前去无疑更为有利，“恐七百人有所累，弃而不统，让他人统之”，